

浅浅的心

著

引君入

yin jun xin

龙凤斗

下

放下过天地，却从未放下过你
斗得过万物，终究还是败给你
郎如石佛本无心，奈何佳人太撩人

讨巧卖乖，极尽吸引之所能
暗度陈仓，誓要与君斗到底

潇湘书院金牌作者「浅浅的心」
深受千万粉丝追捧的古言巨著

引君入

yin
junxin

龙凤斗

①

浅浅的心

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目



录

第十章	她的劫数
第九章	相处之道
第八章	如此母子
第七章	谁先低头
第六章	心不受控
第五章	鸡飞狗跳
第四章	心乱意烦
第三章	别样日常
第二章	桃花朵朵
第一章	嬉笑怒骂

291	259	227	195	165	133	099	067	035	001
-----	-----	-----	-----	-----	-----	-----	-----	-----	-----

第一章

嬉笑怒骂



引 君 心 · 龙 凤 斗

皇家别院。

钟离隐站在窗前，看着外面多彩的景致，眼底溢出的却是容倾那带泪、倔强的面容。

“都说人生多风雨，费了许多心思去思量，到头来也无非是浪起浪落。”

“三千繁华，弹指刹那，百年之后，也不过是一抔黄沙。”

轻语低喃，一声叹息！

站在一侧的冷嗜，听到钟离隐重复容倾的那句话，不由得抬头，看到钟离隐眼底那一抹怅然和柔和，心口一跳，随着垂眸。良久，忍不住开口，“主子，您说这次容逸柏的事儿，可跟湛王爷有关？”

钟离隐听了，静默少顷，摇头，“云珮若想弄死容逸柏，不会搞出这么多弯绕。所以，容逸柏牵上顾静凶杀案，应该不是云珮所为。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云珮必然知道了些什么。所以，才会赶在那个时间去容府吧！”

安嗜眉头微皱，思量，“特别去为难容姑娘吗？”

钟离隐听了，笑了笑，却没说话。

在很多人眼里，那是为难。可在他看来，那却是云珮开始在意的一种表现。

云珮他在不满，不满容倾跟容逸柏太过亲近，不满容倾把容逸柏放在前，把他放在后。

云珮太过强势，太过霸道。他既然决定要给一个人恩宠，就开始索要容倾的绝对，要容倾能舍弃所有之后，能够对他全心全意。

他要为容倾撑起头上那片天之前，首先要容倾斩断所有，只能依附他而活。那样，她才不会背叛，不敢背叛。

他要容倾凡事以他为先，无论是谁都不能越过他！

皇家之人，生性多疑，这一点特性，云珮也同样没能避免，且他要得更加绝对。只是……

想到容倾的反应，钟离隐不觉扯了扯嘴角，云珮这一威迫，或许对别人有用，可对容倾，他怕是用错方法了！

胆识、魄力、情义，这些珍贵的东西，那个女子的身上都有。更重要的是，她很通透，少见的透彻。

或许她已猜到了那一选择的背后，潜伏的是什么！所以，她为自己，为容逸柏争取到了一个机会，而不是坐以待毙地被动接受云珮的给予！

因为，若是她当时真的做了选择。那么，她绝对不会得到她所想要的。

选择湛王妃的位置，云珮会满意，可他却不会喜欢。一个为了荣华富贵、权势身份，就把全心维护自己的哥哥舍弃的人，云珮会喜欢才怪。

只是，她若选择容逸柏，那……钟离隐想，凭着云珮那小心眼的性情，容逸柏最后的结果绝不会是平安无事、安逸安稳。

包括容倾，她选了容逸柏，就意味着她再一次背叛了湛王。如此，后半生别想安生了！

想着，钟离隐不觉叹气。很多时候连他都觉得，云珮他可真不是个东西。

只是，现在机会争取到了。接下来，那个女子她会怎么做呢？

容霖看着容倾，眉头紧皱，面色黑沉，“你可知道你在做什么？”

“很清楚！”

“我看你什么都不清楚。”容霖沉厉道，“你在反抗湛王爷，你知道吗？”

“或许！”

“你……”容倾那随意的态度，让容霖亦是感到心口闷得厉害，“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只是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不然，祖父以为该如何呢？”

容倾话出，容霖骤然沉默下来。好一会儿才憋出一句话，“或许，湛王根本就没想过要取了容逸柏的性命，是你……”

“祖父，我看到此为止吧！再说下去，怕是难有好听话。”容倾面色清冷，淡漠道，“事已至此，多说无益。就目前形势而言，祖父打算做些什么呢？”

容霖凝眉，抿嘴！

容倾面无表情道：“容逸柏若是被定罪，你失去的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孙子。

你在意的容家声誉也会随之受挫。还有顾家，曾经的亲家，以后也会成为仕途上的政敌。所以，我想祖父此时不适合袖手旁观。谁让一笔写不出两个‘容’字呢！”

“这一点不用你来告诉我。”

“既然如此，就请祖父为你那陷入囹圄的孙儿出点儿力吧！”

“若是最后顾静的死，确是容逸柏所为，你又将如何？”

容倾听了，呵呵一笑，“会如何呢？不确定，也许等到那时就知道了。不过，眼下有一点却可以肯定。”容倾看着容霖，眸色明暗交错，“若是容家有谁敢在此时对容逸柏落井下石，那他必会死在容逸柏的前头。无论是谁，都会死！”

容倾话出，容霖面色瞬时沉了下来，“你在威胁我？”

“我只是希望在此时，祖父能够对这件事情上心一些，好好约束容家人。不来帮忙不要紧，切记不要给我帮倒忙。就算在他们心里，容逸柏什么都不是，但在这个时候也不要给我表现出来。”

容倾看着容霖眸色冷冷，“上次，你们对于我的舍弃，我可以不在意。可上次不在意，不代表这次不会！”

容霖闻言，眼眸微缩。

容倾不再多说，转身离开。

看着容倾的背影，容霖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儿。

刑部牢房。

牢房之前，顾廷煜看着容逸柏，脸色黑沉，嘴巴抿成一条直线，眼里沉痛，怒火交织，“容逸柏，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容逸柏看了他一眼，没说话。

而这沉默，落在顾廷煜的眼里，就是一种无声的默认，是无话可说的表示。

如此，眼底怒火染上戾气，满满是对容逸柏的无法原谅，“就因为她对倾……容倾无礼？就因为她诋毁了容倾，所以，你就要杀了她吗？”

看着顾廷煜眼中的怒火，容逸柏嘴角溢出一抹似有若无的弧度，眸色悠远。当一个人在落难的时候，最能看清身边人，那所谓的真心、情意有多少。

现在，除了倾儿，这世上完全相信他的人大概没有吧！

“廷煜，顾静的死，我很遗憾。只是，她的早逝却并非我所为。”

一言坦诚，此时听在顾廷煜的耳中，那就是狡辩。

“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你说这些谁能相信？”顾廷煜愤怒不已，“事情既然已

经做了，是男人，就干脆地承认，不要让人更看不起你。”

“是非黑白，是犯罪，是清白，很快就会有定论。”

“你这是强辩！”容逸柏说的任何一个字，顾廷煜都不相信。

容逸柏听了，亦不再多言。

顾廷煜却是没停止发难，“容逸柏，我告诉你，此事无论怎样我们都无法原谅。所以……”

“容姑娘，这边！”

“劳烦！”

声音入耳，容逸柏抬眸，看向那缓步走来的纤细身影，晦暗的眼眸溢出点点轻柔。

看到一身装扮极致简单淡雅的容倾，顾廷煜要说的话顿住，面色有些紧绷。

看到顾廷煜，容倾却是分外平淡，微微颌首，算是打招呼，而后抬脚越过他，随着刘正和衙役走到牢房之内。

“晚饭吃了么？”

“吃了！听你的，窝窝头泡水，味道不怎么样。”

“还能吃出味道，定力不错！”容倾说着，从食盒里把粥拿出，递给容逸柏，“先把这个吃了。”

“好！”

容倾看着容逸柏吃饭，衙役们在刘正的指挥下开始准备一些东西。

顾廷煜站在牢房之外，嘴巴动了几动，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多少有一些尴尬，只是，没人在意他！

稍时，容逸柏吃完粥，容倾抬手为他擦去嘴角的饭汁，而后转头看向刘正。

“刘大人，开始吧！”

“好！”

对着容逸柏，容倾席地而坐，拿过刘正递过来的纸笔，“哥，我有一些问题要问你，请你一定要如实回答。”

“好！”

“前天，戌时那段时间你在什么地方？”

“在距离京城二十里外的林泉别庄。”

“去那里做什么？”

“那里环境不错，我想买一个庄子，等到我妹妹出嫁之时，给她当作陪嫁。”

容逸柏话出，容倾拿着笔的手微顿，笔下晕开一朵墨花，微笑，带着一丝飘忽，“你妹妹肯定很高兴。”

“我希望是这样。”

容倾扯了扯嘴角，继续问道，“在林泉别庄，可有人见过你？”

“有！”

“叫什么名字？”

“钱皓、武钢。”

容倾记下，看向刘正，“劳烦刘大人，派几个人过去确认一下，并带他们过来。”

“我明白！”

容倾继续询问、记录，“什么时候离开的？”

“戌时中段，那两个人也能证明。”

“嗯！离开的途中可遇到过什么人，发生过什么事？”

对于容倾的问题，容逸柏如实而坦诚道，“离开别院两里左右，遇到了顾静。”

话出，顾廷煜面色一沉。

容倾神色平静，“遇到她之后呢？”

“因为过去的事，偶遇并不愉快。”

“都说了什么？”

“她诅咒容姑娘不得好，我斥了她几句。”

“然后呢？”

“然后我就离开了。”

“期间可有发生肢体冲突？”

“不曾！”

“这么说，你离开的时候顾静还是好好的？”

“是……”话未落，顾廷煜从中截断，愤然依旧。

“你说这话，谁能相信？”

面对顾廷煜的愤怒，容逸柏未有反应，容倾表情淡淡。

刘正开口，“顾公子，这些都是必要的程序。容逸柏的话只是一个陈述，并不是定案的依据，只是查案的一个必要过程。所以，你无须如此激动。”

顾廷煜听了抿嘴。

“不过，在我回来不久，在我房间里发现了这个。”容逸柏说完，伸手从腰间拿出一张纸条递给容倾。

接过，展开，一句话映入容倾眼帘。

顾静死，你或有麻烦！

看完，眉头皱起，“当时为何没说？”

“因为分不清真伪。”

容倾听了，直直看着容逸柏。

容逸柏温和一笑，不多言。

容倾移开视线，把纸条递给刘正，“除了这些，可还有其他？”

“没有了！”

容倾点头，起身，“我明天再过来看你。”

“好！”

容倾抬脚走出，刚走几步，被顾廷煜拦住去路，“容倾……”

“煜表哥！”

面对分外平静的容倾，顾廷煜心里发沉，“不管你做什么，容逸柏杀了顾静的事，我们都无法原谅。”

容倾颌首，“若顾静之死最后证明确是他所为，你们有理由恨他。只是，若不是他，以后的日子请你离他远点儿。”

“容倾，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顾静死了，你愤怒在情理之中。只是，官府还未定案，你却先急着给他定罪。虽可以理解，但之后或难包容。人有远近，亲有厚薄，或许就是这个道理。”容倾说完，抬脚……顾廷煜随着伸手。然而，还未碰触到容倾，已被凛五挡开。

“顾公子，请别忘了自己的礼数。”

直白的提醒，让顾廷煜面露难堪。只是，此时没人有闲心顾念他的情绪。

湛王府。

听完护卫的回禀，湛王不由得扬了扬嘴角。

控制住容家，监控好尸体，急速提问容逸柏，速度提拿见证人，且一切均有衙役同行。

还有问容逸柏的那些问题，可谓是细微到了极致，犀利程度超过衙门。

事发之后，容倾这一连串的动作，可谓是做到了一个绝对的速度。

一点儿不拖沓，完全不耽搁。相比之下，刑部的反应反而显得尤其迟缓，处处落在了她的后面。

更重要的是，面对顾廷煜等一众人，对于容逸柏之事，不解释，不辩驳，不提什么情意，不求什么相信。态度干脆、明确，不做任何口舌之争，一切让事实说话。

亲审容逸柏，自身做到堂堂正正、透明、无遮无掩。不可否认，这种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已令人信服。

“小安儿……”轻语，浅笑，眸色沉沉暗暗，隐晦难辨。

上蹿下跳、怕死怕疼、口舌无忌、狡猾刁钻，总是不着调的一个人，忽而画风一变，变得冷静、果断、雷厉风行。不得不说，这是一种冲击。

这么一个人，虽可恼的时候很多，可厌了却难。哪怕她又一次反抗了他！这感觉……有些磨人。

翌日，容倾一身轻便的装扮，起身又去了衙门。

“刘大人！”

“容姑娘！”看着容倾，刘正眼里除了客套，还多了其他东西。

“林泉别院的那两个人可带来了吗？”

刘正点头，抬手，两名证人被带到跟前。

“小民武钢（钱皓）叩见刘大人。”

两个年逾五十，一高一低，身材均是颇为富态的两个人，跪地见礼。

“起来吧！”

“谢大人！”

“这位是容姑娘，一会儿对容姑娘的提问，你们务必如实回答，不得有一句虚言，不要自己给自己招祸，明白吗？”

“是！小的明白。”

容倾看向刘正说道：“刘大人，请分别将这二位带入后堂，咱们一个一个地询问。”免得这二人串供。刘正明白容倾的想法，遂点头，挥手命人先将武钢带入后堂，接着和容倾也一前一后，走了进去。

刘正坐在主位，容倾站在下面，看着武钢，开口，直入主题：“本月二十六日，晚上戌时，你和钱皓两个可曾见过容逸柏？”

“见过！”

“他当时穿的什么衣服，可还记得？”

“一件锦缎镶边白袍。”

“什么颜色的腰带？”

“这个……好像是蓝色的！”

“身上戴了什么配饰！”

“小人记得不是很清楚，但恍惚好像看到有一个荷包，另外还有一个玉佩。”

“荷包和玉佩的样式、图样、颜色可都记得？”

听到这个问题，武钢沉默一下，摇头。

“那容逸柏是何时离开的，可还记得？”

“记得……”将所知道的都回答完毕之后，容倾便让他出去了，而与此同时，这一问一答的内容，也全都被刘正记录了下来。

接着钱皓又被带进来，依然是同样的问题，但钱皓的记忆力显然要比武钢好一些，回答得很流畅。当容倾询问荷包和玉佩的样式、图样、颜色时，钱皓略微停顿了一下，接着还是回答道：“荷包好像是浅蓝色的，上面绣的是松竹；玉佩的话，不太记得是什么形状了！”

所有询问都结束之后，就让钱皓也离开了。

容倾走到案堂前，拿起那染血的荷包。浅蓝色的荷包，绣着松竹。跟钱皓说的一样。只是……

“刘大人，你怎么看？”

“不好说。”只凭表面言词，很难下什么结论。

容倾点头，“是呀！不好说，只是，你不觉得这位钱皓太过细心了吗？不但记得容逸柏的穿着，记得荷包的颜色，更是连荷包上的图案都记得。”

刘正听言，眼帘微动。

记得这么清楚，就证明观察得很仔细。观察得如此仔细，可以说是一个人的习惯。可在血案这个背景下，这份仔细，就值得去探究一下。

抓住每一个细节，绝对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盯住，总是会有突破的。

“下官会派人盯着他。”

“嗯！”

容逸柏既然没跟顾静有过任何身体接触，那么，荷包为何会在顾静的手中呢？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荷包掉落顾静刚好捡到；二是有人事先摘取容逸柏的荷包，事后再放入顾静的手中，以此完成对容逸柏的栽赃陷害。

只是，如容倾所言，荷包掉落的可能性太小。如此，就只有第二种可能，被人偷了。

那么，当晚在那个时间段，跟容逸柏有过接触的人都值得怀疑。

牢房之中，容逸柏看着容倾，“眼底有黑眼圈了，看起来很辛苦。”

“是有些累。不过，事情也有进展。”容倾看着容逸柏，淡然道，“我能够大难不死，你也必能逢凶化吉。”

容逸柏点头，“回去休息吧！要忙的还有很多。”

“嗯！我明天再来看你。”

“好！”

每天傍晚，固定的时间，容倾来牢房陪着容逸柏吃完饭离开。

走出刑部，偶遇一人。

“容姑娘！”

“仁王爷！”

两人对视一眼，钟离隐眸色柔和，容倾神色淡淡。

“容姑娘气色看起来不是太好。”

容倾摸了摸脸颊，“这时确实是不会春光满面。”

“容姑娘说的是。”

容倾淡淡一笑，微微俯身，“王爷您随意，小女子先告退了。”

“好！”

一次巧遇，浅谈两句，容倾离开。钟离隐静站片刻，随着离开。

冷嗜走在后面，看着钟离隐那高大的身影，眼底神色变幻不定。每天听取案件的进展，每天听着容姑娘进入衙门和出衙的时间。所以……这一次偶遇，真的只是巧合吗？冷嗜觉得，或不尽然！

湛王府。

案子如何，湛王亦在关注。只是，今天侧重点却转移了。比如……

“皇家别院，刑部衙门，天南地北的距离，钟离隐散步的兴致倒是好！”一句话，轻缓、绵长。

“凛一！”

“属下在！”

“你去……”

听着湛王的吩咐，凛一眼神微闪，神色不定。

皇家别院。

“奴婢等给仁王爷请安。”

散步回来的钟离隐，看到屋内伺候的丫头和小厮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屋子红红绿绿的莺莺燕燕。

“这是……”

“回仁王爷，这都是湛王爷刚送来的。”

闻言，钟离隐眉头挑高，“湛王送来的？”

“是！湛王担心仁王爷这里太过冷清、缺人照料，就送了些人过来，照顾仁王爷的生活起居！”

生活起居？让她们？

仁王看着，不由得笑了，“原来是这样，湛王倒是有心了。”一声轻笑，别有意味。

随着时间的推移，案子的进展却是有限。钱皓虽有疑点，但也只是怀疑，仍不能确定他有问题。但，容倾已没有时间慢慢查了。

刘正面色凝重，被时间追赶着去办案，他还是第一次。这种紧迫感，确实让人睡不着觉，心里焦躁得慌呀！

“刘大人，你带上仵作，随我去顾家一趟。”

容倾话出，刘正心头一跳，“容姑娘，你是准备……”

“活人的话，有的时候难辨真假，可尸体却是不会，她最后经历了什么，承受了什么，都会在最后时刻如实地反映出来。”

刘正闻言，心头微动，“只是，顾大人恐怕不会答应！”

“是呀！怕是很难答应。”所以，她没在第一天就去剖尸，而是等到了现在。在仍未找到凶手，时间却已不多时。

“那……”

“带上仵作，走吧！”容倾说完，抬脚走了出去。

刘正看着容倾的背影，重重地吐出一口气。今天一行之后，以后在仕途上怕是没法再跟顾大人好好玩耍了。

走到门口，容倾顿住脚步，看向凛五，“今日定是要多多劳烦凛护卫了！”

凛五颌首，“属下定当尽力！”

“谢谢！”

凛五躬身，“不敢！”

顾家。

容倾的到来，于顾家就好像油锅里溅进去了水，当即一片翻腾。

反应最为直接，也最为速度的当属顾大奶奶王氏。看到人，尖叫着冲了过来，二话不说，先抬手。只是，还未靠近容倾就被小麻雀挡住了。

啪……

一巴掌干脆地落在了小麻雀的脸上，极致的恨意，滔天的怒意，绝对的力道。一巴掌下去，小麻雀的脸颊瞬时肿了起来。

但小麻雀却是未动，一言不发，依然稳稳地站在容倾的前面。

“谁让你踏进我顾家门的，给我滚，滚……你个婊子，你个贱货，你个灾星。我女儿死了，你还不让她安生。”顾大奶奶开口，尖锐，怒火，达到一个极端。说着，还欲抬手……

凛五抬手，封穴。顾大奶奶定住，死死看着容倾，满眼的愤恨，却是无法动弹。

容倾看了一眼小麻雀肿起的脸颊，转眸看向一边面色沉沉的顾震。

视线碰撞瞬间，顾震面无表情开口，“可是查清了？”

顾廷灿站在一旁，看着容倾冷冷淡淡，随着开口，“你那所谓的真相是什么？要给我们的交代又是什么？”

容倾看着他们，如实道，“我还未查清。”

“那你来做什么？”

“我要看看顾静的尸体！”

顾震听了，看了一眼跟在刘正后面的仵作，眼里溢出沉冷之色，“容倾，你不要做得太过分！”

顾静生不得安，现在人死了，顾震绝不容许再有人动她，让她死了也不能安生。

顾震的态度，容倾不意外。死者为大，动顾静的尸体，在顾震看来，等同再杀她一次。

看着面色冷硬、态度强硬的顾震，容倾淡淡道，“我一定要看顾静的尸体，若是舅舅强硬阻止。那或许只能这样了……凛护卫！”

容倾话出，凛五手中长剑出，护卫亦蓄势待发。顾廷灿脸色微变，顾震却毫不退让。纵然面对的是湛王府的护卫，此刻，顾震身为父亲也不能退那一步，否则余生难安！

对峙将起的瞬间……

“叩见湛王！”

小厮一声请安入耳，院内陡然一静。

湛王爷来了，来做什么？

猜测、疑惑、不安之间，湛王爷高大英挺的身影映入眼帘。

高大的身躯，气势无声铺开，那种睥睨天下的威慑，举手投足之间完全彰显。

无论何时，无论多少次，面对湛王都无法淡然处之。自身气场太强，让人压力太大。

“臣等叩见王爷！”

“臣子（女）叩见王爷。”

“奴婢叩见王爷！”

人站定，脚下跪倒一片。

居高临下看着脚下众人，湛王神色淡然，对于人们的卑躬屈膝，他已太习惯。

越过一众人，抬脚走到容九跟前。垂眸，看着跪地向他行礼的容倾，微微俯身，伸手揽住她的腰身把她提起，而后自然地圈入怀中。

容倾身体微僵，而后放松下来，抬头，湛王那张美得逆天的面容映入眼帘。

“瘦了，抱着硌手。”

湛王话出，容倾伸手拿下放在她腰间的大手。意思是，既然嫌弃，就离远点儿。

湛王扬眉，“火气不小！”

容倾没说话。

湛王扬了扬嘴角，倒也没再强硬地去做些什么。

“起来吧！”

“谢王爷！”

众人起身，湛王转眸，看向站在容倾一侧的顾家护卫，“你，过来！”

护卫不明所以，但也不敢多问，带着疑问上前，“王爷！”

湛王随意道，“刚才你的剑在指着谁？”

湛王话出，护卫心头莫名一跳，众人心头一紧。

湛王不咸不淡道，“你自己来，还是让本王亲自动手？”

“王爷，小的也是……呃……”话未完，血色出，身首两分家，人间地狱不过眨眼间。

人倒地，血色外溢，血腥之味，飘散空中，闻之，神经紧绷。

低头，看着倒在血泊中的护卫，刚才用剑指着容倾的护卫，心中都是一阵恐惧。他的死，让众人心明，湛王来此，这次不是为难容倾的，而是相护的。

性情不定，喜怒无常，心思捉摸不定，湛王从来如此，现在依旧如此。

“顾震！”

“下官在！”

“本王以为，皇上让你执掌兵部，为大元一将，是为了让你守护大元的安宁，而非让你利用手中兵权和官府做对。你以为呢？”

“王爷说的是。只是，下官……”

“是否要等到本王把你贬为庶民，你才懂得何为进退？”

一句话，缓慢清淡，意思明了，不听话，就罢免！这对于一个男人、一个家族来说，都是灭顶之灾。

顾震面色紧绷。

顾廷煜看着湛王，再看容倾，再一想到刚才他们的那种亲密，心里除了气恼，只剩羞愤。过去对容倾的怜爱、疼惜再无踪影。

“少年早逝，这已是不值，对她已是不公。如此，我们绝不能让她在死后还不得安稳。所以，纵然你是王爷，也不能……”顾廷煜那义愤填膺、十分有血气的话还未说完，就被顾廷灿封了穴道。

冲动易怒、感情用事！很多时候顾廷煜总是把傻气当成了骨气和勇气。

顾廷灿抬脚上前，跪地叩首，“舍妹无辜亡死，白发人送黑发人，父亲心痛难抑，刚失礼之处还望王爷恕罪。”说完，转头看了一眼容倾，“如九姑娘刚才所言，或凶手另有其人。如此，我们也不愿意看到容逸柏被冤判，而错过了抓到真凶的时间。那样，我妹妹在天之灵也难得安稳。只是，看过静儿的尸体之后，容姑娘真的能抓到真凶吗？”

“若不能，我付出的代价比你们所想给予的惩罚会更大。所以，我会尽全力。”

“如此，九姑娘请吧！”

顾廷灿开口，无人再多言。顾震纵然不愿，可这个时候反对与反抗也不过是自取其辱。